

高識傳

十八



内閣文庫
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16819
冊數	57 (19)
函號	210 32



目錄

又續死罪

打野胡

書法

瑚璉

犁牛之子

瞽叟殺人

好名

雍雎

孟子

讀書百遍

歐公作文

卅卅字

孝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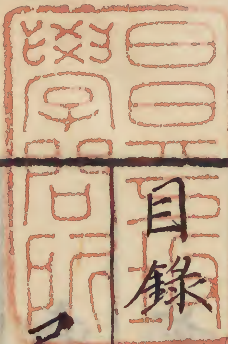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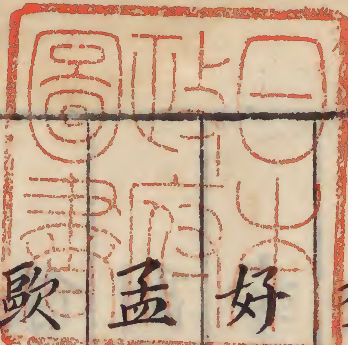
錢唐護孟子

永樂大典

四夷館

蔡清

廿一史



大夫字

常棣

臣瓚

偽書

晚學

謝肉牒

陳子昂

豐臣書

副葉

皇祖皇考

李襲譽三事

花押

歸田錄

滌硯法

隸古

心動神疲

麻沙板

一字

文選

論衡相背

鬼憎學問

曹娥碑

朱浚

化書

楊用修

又

大學士

聚書

一至十字

藏書

二程後

大中

國初明史總裁

訪遺書

周張後裔

先忠勤公家訓

瑣綴錄

石經孟子

擁書萬卷

劉原甫博識

孟子

行李

姓名

温公

顏子

董仲舒

秦竇滔妻

品藻

肉譜

裴晉公

曾參

宋秋閣書籍

六卦有坎

中箱五經

刺燭

尤方

張玄

遂

措大

殿試

孝經

胡三省

老學

晁昏集成

崔子玉坐右銘

魯魚虛甯

書社

敬空

雌黃

四館藏書

活板

死犬工拙文

更名復姓

祝文

又

番夷翻譯文字

御寶

又

藻高大風歌

宋藝祖日詩

惜花吟

明太祖聯

冊制詔勅詰

三教像贊

文天祥像贊

悔銘

布衾銘

白樂天座右銘

其大年座右銘

書燈銘

貧民詩滿囊

韓文公應試

溫公七歲

朱子五歲

陸象山五歲

東坡遺墨

柳公權與文宗論詩

宋錢氏使宅魚

劉基郁離子

聽諛詩

夫子家兒不識罵

唐王叡作解昭君怨詞

歐公族譜

化書

曹操疑冢詩

諂諂

趙師為雞犬聲

文丞相

又

不忠長壽可哀

秦王伯顏

晉人疑解

芸閣

畱書印

類輯禮樂書詳文

選教樂生議

鄉賢名宦神牌議

韓柳文評

武英殿活字板

徵天下遺書

倒囊購書

祭蝗災文

生活

目錄終

高識傳卷之十八

播磨加古川周之輯

尺牘死罪

唐國子祭酒李涪刊誤云短書出晉宋兵革之際時國
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行尺牘故義之書云死罪
是違制令故事也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
藏

雲麓漫抄

打野胡

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野胡按論語
鄉人儺朝服立於祚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為

野雲戲令人又訛且

書法

峻々平章字子山號正齋恕叟又號蓬累叟康里人一日與余論書法及叩有人一日能寫幾字余曰曾聞松雪公言一日寫一萬字峻曰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輟筆余切敬服之凡學一藝不立志用工可傳遠乎

瑚璉

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鄭玄注論語夏曰瑚殷曰璉者誤

也而朱子不及改正

餘冬序錄

犁牛之子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先儒謂山川之神必不舍此而他享非也犁牛之子騂且角矣人或以其所出而嫌之然當有爭壇祀之時犧牲之尚則但論夫騂且角者豈能終棄之而不取哉用舍字皆就人說

瞽叟殺人

姚應以瞽叟殺人問孟子設刑也而孟子有竊負而逃之答使舜處以其真然歟葉公謂直躬者父攘羊而

予證之孔子無取焉而以父子相隱為直知孔子之
所謂直則知孟子之言得舜之心事矣

好名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
見色晉郭湛對武帝言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
之蜂蠆作於懷袖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東
坡黠鼠賦人能碎千金之壁而不能不失聲於偶然
之破釜人能搏猛虎而不能不變色於卒然之蜂蠆
蓋常者可以作意而為而暫者不容偽也語意正同

雍雎

說苑載孟子書孔子於衛主雍雎雍雎姓名也與癰疽
聲相近至趙岐時傳誤東坡曾考正之

孟子

桓寬塩鐵論引孟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又引孟
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爾今不見可出
讀書百遍

豪城遺言讀書百遍經義自通東坡送安惇詩故書不
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荀子誦數以貫之思索
以通之朱子曰誦數即今人讀書遍數也古人讀書
亦如此

歐公作文

朱子言歐陽作文有三處思量枕上路上廁上渠只是作文尚如此况求道乎老蘊取論語及孟韓諸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遂能為許多文字若移此心與以資質講究義理如何可及

卅卅字

張世南游宦紀聞退之孔戡志銘云孔氏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按說文卅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三十并也卅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故用之為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是春按始皇碑三十有八年或謂句皆四字而此獨多一字非是宜從卅八為是亦是意也

孝字

楊慈湖為樂平有訓學文云按學古字為孝、即今學字一字而兩音者固多蓋古所以、孝為孝音又為學音者予以見古人始造字意以謂學者孝而已矣自孝之外無他道時有古今學無古今於孝之外復求學是有二道有二性也無乃不可乎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

準以孝事君則忠以孝事長則順朋友不信非孝戰
陣無勇非孝斷一木斬一草不以其時非孝仁者仁
以義者宜以礼者履以信者信以樂自順而生刑自
反而作夫道一而已矣名雖不同學則無二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
於四海無所不通斯乃先聖一貫之道也

錢唐護孟子

已上餘冬序錄

按此章
齊東野
人語也

明太祖覽孟子至草介履讐之說大不然之謂非臣子
所宜言議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
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視自隨祖胸受

明太祖
尊孟子
觀明史
而可見
矣

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
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得不廢至是乃命修孟子
節文凡不以尊君為主如諫不聽則易位及君為輕之類皆刪去

永樂大典

從信錄

永樂大典書成先是成祖文皇帝命翰林臣解縉等採
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
縉等受命輯成上之賜名文獻大成既而上覽其書
尚多未備復命重修以太子少師姚廣孝刑部侍郎
劉季篔及縉總兵事以學士王景王達祭酒胡儼洗
馬楊溥儒士陳濟為總裁侍講鄒緝等二十人副之

簡中外官及四方耆老儒士文學者充纂修及繕寫之士三十人凡四歷寒暑至是始成書凡二萬二千九百卷一萬一千一百本更賜名永樂大典上親製序文此書後竟以卷目大繁不及刊布而廢

四夷館

設四夷館命禮部選國子生蔣禮等三十八人隸翰林院習譯書人月給米一石遇湖科令就試仍譯所作文字合格出身置館于長安右門之外處之分為八館曰韃靼曰女直曰西番曰西天曰回回曰百夷曰高昌曰緬甸

蔡清

蔡清福建晉江人飭行準古好學家極貧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嘗即其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嘗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為萬載之業或以一日而遺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際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其所著有易學蒙引四書蒙引及虛齋文集

廿一史

重刊廿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等請校刊史書

欲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世宗恐擾民命將監十七史
舊板攷對修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
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

大夫字

已上從信錄

古者大夫字便用疊畫寫之以夫有大音故也莊子李
斯碑山碑如此

宋景文筆記

常棣

昔公言詩有常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
棠棣為唐棣於兄弟用之因唐誤棠且棠棣之也唐
棣移也移開而反合者也以兩物不相親

臣瓚

易家有蜀才史記有臣瓚顏之推曰范長生自稱蜀才
則蜀人也臣瓚者于瓚也

宋景文筆記

偽書

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偽為
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聖賢書

唐國史補

晚學

高適五十始為詩為少陵所推老蘓三十始讀書為歐
公所許功深力到無早晚也聖賢之學亦然東坡詩
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巧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

修朱文公每借此句作話頭接引窮鄉晚學之士

謝肉牒

崔林玉露

周益公家藏歐陽公家書一幅帑斜封乃冷壽光牒其詞云具位某猪肉一斤右伏蒙頒賜領外無任感激謹具牒謝謹牒年月日具位某牒蓋改牒為狀自元豐始日趨於謏矣且前輩交際其餽止於如此未嘗過於豐侈也

陳子昂

陳子昂文集十卷詩賦二卷雜文八卷與陳氏別傳及經籍志合子昂五言詩力衰齊梁不須言其表序碑記等作公襲顏波無可觀者第七卷上大周受命頌表一篇大周受命頌四章曰神鳳曰赤雀慶雲此頌其辭諂誕不經至云乃命有司正皇典恢帝綱建大周之統曆革舊唐之遺號在宥天下咸與維新賜皇帝姓曰武氏臣聞王者受命必有錫氏軒轅二十五子班為十二姓高陽才子二八名為十六族故聖人起則命曆昌必有錫氏之規云云集中又有請追上太原王帝號表太原王者士護也以與揚雄劇秦美新無異殆又過之其下筆時不知世有節義廉恥事矣子昂真無忌憚之小人哉詩雖美吾不欲觀之矣

子昂後死貪令段簡之手殆高祖太宗之靈假手殛
之耳

香祖筆記

豐臣書

華州郭宛委宗昌嘗從遼左得倭帥豐臣書一帋書間
行草古雅蒼勁有晉唐風是朝鮮破後求其典籍之
書也鱗介之族乃能好古如此王弘撰山史云

副葉

遊園居士言金陵盛仲交家多藏書前後副葉上必
有字或記書所從來或記他事往往盈幅皆有鈐印
常熟趙定宇少宰閱舊唐書每卷畢必有硃字數行

或評史或閱之日所遇某人某事一一書之馮具區
校刻監本諸史卷後亦然并以入梓前輩讀書游泳
賞味處可以想見此語良然予所見劉欽謨昌官河
南督學時所刻中州文表每卷亦然予勸宋牧仲開
府重刻文表及梁園風雅二書且云欽謨諸跋當悉
刻之以存其舊亦遊園先生之意又嘗觀表中郎所
刻宗鏡摘錄亦復如是弇州先生讀書後同此意也

皇祖皇考

古人作墓誌行狀多云皇祖皇考余嘗疑之未達其義
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記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

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訓皇為前

李襲譽三事

大唐新語李襲譽性儉約好讀書寫書數萬卷謂子弟曰吾不好貨財以至貧乏京城有賜田十頃可以充食河南有桑千株可以充衣寫得書萬卷可以求官汝曹第勤此三事何求于人右數語可作家訓故錄之以示子孫

花押

前備載宋太祖至仁宗四聖御押互異石林燕語又記王安石作押先橫一畫左引脚中為一圈々多不圓

時謂押互字予謂以互為石與安石為人名實亦自相副前輩有集古名臣花押為一書者唐謂之花書

歸田錄

歸田錄稱楊文公大年作文則與賓客飲博投壺奕棋而不妨構思揮翰如飛文不加點門人傳錄疲于應命真一代之文豪歐公一代之文宗而其推服前輩如此益知石徂徠怪說之妄且柳開穆修之徒視歐陽豈止如陳涉之啓漢高耶

已上香祖筆苑

滌硯法

謝景魚名淪滌硯法用蜀中貢餘布先去墨徐以丝瓜

磨洗餘漬皆盡而不損硯

老學菴筆記

隸古

孔安國尚書序言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隸謂隸書古謂科斗蓋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擇之以便讀誦近有善隸書者輒自所謂書為隸古可笑也

心動神疲

從舊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極康寧自言少時因讀千字文有所悟謂心動神疲四字也平生遇事未嘗動心故老而不衰

麻沙板

尹少稷強記日能誦麻沙版木書厚一寸嘗於呂居仁舍人坐上記曆日酒一行記兩月不差一字

一字

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皆一字交友以其難呼故增父字非其本也

文選

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以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曰文選爛秀才半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

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羹

已上老學菴筆記

論衡相背

論衡一書培擊世儒怪誕之說不遺餘力雖詞蕪而俚亦稱卓然自信矣至驗符一篇歷言瑞應奇異黃金先為酒尊後為盟盤動行入淵黃龍身大於馬舉頭顧望鳳皇芝艸皆以為寶前後之言自相悖舛以豈足為帳中秘哉

文海披抄

鬼憎學問

倉頡作書而鬼夜哭揚子雲作大玄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然不見王遠知作易總雷電中一老人取去是鬼常憎人學問也李廣勤學博物夢一人出于其身語之曰身是心之神君過相役使是以相辭倉頡等之鬼殆類是邪彼教長卿作大人賦然藜天祿閣上及贈王肅墨逼退之吞篆文者定奇鬼也

曹娥碑

世說載魏武過曹娥碑下讀黃絹幼婦題按曹娥碑在會稽中曹操未嘗南行至以何由得見即劉孝標注亦疑以余按三國志演義中載操征漢中時過蔡琰

庄見有碑刻云々以雖小說於理為近足破千古之疑又按典略以為陳太丘碑當亦以前事矛盾故更之耳不知黃絹語出李北海曹娥碑當時下筆必有考據

朱浚

朱浚晦翁曾孫也諂事賈似道每進劄子必曰某萬拜時人謂之朱萬拜然其後元兵入建寧執浚欲降之曰豈有朱晦翁孫而失節者遂自經均一朱浚也何其諂附權貴於前而能抗節死難於後若兩截人耶今人但知朱萬拜而不知其死節足以自贖也

化書

譚景升化書百一十篇文詞簡暢義理粲然其中雖有長生太上等語而無龍虎刀圭偽妄之術恍惚之語道德南華之後以其翹然者也齊上篡弒奸雄之鷹犬乃欲掩其書為己有亦無忌憚之甚矣

楊用修

國朝博物洽聞無如楊用修其議論考訂格擊詆訶不遺餘力而其所著書紕漏誤舛甚於其言故後之人亦好糾其訛而攻之余謂古人著作或意見之不同或記憶之稍誤或耳目之暫遺豈能無病後之觀者

隨事糾正不失忠臣苟求醜詆徒滋口業前代訂訛
尚存厚道至用修而肆罵極矣已好攻人而欲人之
不攻已也得乎王元美鑒於用修故其持論稍平

又

用修既有雋才復以宰相子讀書中秘內府珍竒人間
所無之書往往獨擅其雄辨談博固有自來以流落
遐方卉服為伍間有引援自出已意憫之則曰出古
某書亦猶陳彭年導駕誤行黃道曰自有典故有司
畏其談洽不敢糾也乃知古人山海淮南詞冥述異
等書虛實相半想當然耳

大學士

學士古無大稱宋真宗欲寵王欽若特置資政殿大學
士位在翰林承旨之上 國朝初罷丞相後置中極
文華等殿及東閣大學士以贊密勿然秩止五品無
以領百寮故多以尚書侍郎兼之其後遂儼然相矣

聚書

宋晏叔原聚書多每有遷徙其妻獻之謂之乞兒搬
漆碗余壯年從仕亦有此癖聚書常數萬卷每有移
徙載必兼兩且憶蒼苔之懼每憶叔原事為之一笑

一至十字

今官文書一至十字皆用同音畫多者以防詐偽其中
壹貳音義俱同肆伍陸玖拾音同義異參字之書所
無蓋以參字微變之古語勿貳以二勿參以三考工
記參分其股漢志參分橫一則參亦可作三也柒亦
無字按東晉賊朝列九鼎之奉夕宿奈娥之房奈即
古七字太玄七政亦作奈政奈何不作奈手捌字見
急就章農器也

藏書

古人珍重書籍家藏率皆精好鄴侯牙籤三萬至新若
手未觸謝擘手自校讐列二十厨沈麟手寫細書滿
數十篋陸龜蒙得書即錄所藏雖少精皆可傳非徒
誇多已也然不數傳竟喪於子弟兵燹之手故杜進
書尾跋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弟讀之知聖教鬻及
借人為不孝陳亞詩云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
岱雲根當時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二君之
慮深矣然不肖子孫蕩產如風掃籜即萬語諄：安
能禁使不鬻哉但鬻於賞鑒之家代我珍藏尤勝於
無賴子架上鼠喫雀汗楷几和泥也趙文敏書尾跋
云聚書觀書亦匪易事觀書者淨几焚香澄心靜慮
勿捲腦勿拊角勿以夾刺勿以作枕勿以爪侵字勿

以唾揭幅隨損隨修隨闕隨揜後之得吾書者并奏
贈此法至哉此言可謂無我之盛心典籍之鮑叔矣
故李德裕平泉木石諄復戒子孫不如王摩詰云來
者復為誰空悲昔人有更自曠達也

已上文海披沙

二程後

康熙八年車駕幸太學後允御史傅世舟請求二程子
後於河南撫臣以明道二十一代孫宗昌伊川代孫
延祀名上俱為五經博士如朱坤例坤歛文公裔也
十二年衍聖公孔毓圻疏請以子張子裔孫顛孫好
賢為博士某年湖南巡撫請以滄溪裔孫周冕為博

士部議皆格不行

池北偶談

大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
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國初明史總裁

國初順治二年曾奉旨纂修明史大學士劉林祚充格
范文程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為總裁學士唐晉賴袞
伊圖密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讀學
士高爾儼侍讀陳具慶朱之俊為副總裁郎廷佐等
九員為纂修官

訪遺書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
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採遺書用充秘府以廣見聞
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
書籍篇目粗陳而稟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
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宜廣為訪輯凡經史子集除
尋常刻本其有藏書秘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
寫事宜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以副
朕稽古崇文之至意旋又奉旨關係經史方許採進
時禮侍徐乾學疏進宋朱震漢上易傳并圖說十五
卷宋張浚紫巖易傳九卷讀易雜說一卷魏了翁大
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種大易粹言十卷呂祖謙東萊
書說十卷元金履祥尚書表注十二卷宋李樗黃榘
毛詩集解三十六卷趙鵬飛春秋經筌十六卷王與
之周禮訂義八十卷蔡節論語集說十卷李燾續資
治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
共十二部

周張後裔

康熙二十四年命都御史姚締虞言宋儒周惇頤有淵
繼之功下部議得旨以惇頤二十九代孫嘉耀世襲

五經博士二十六年戶科給事中注晉徵言孔孟以
來道學之統至宋周程張朱而始著乃程朱二氏久
置世襲博士周惇頤子孫亦為博士其張載子孫應
一體卹錄云々九卿等覆議順治十二年八月據江
南布政使司呈請朱熹裔孫煌禮部題授世襲五經
博士康熙九年五月禮部覆御史傅世舟疏題授二
程裔孫程宗昌程延祀世襲五經博士二十四年四
月九卿詹事科道會議會都御史姚締虞疏題授周
惇頤裔孫嘉耀世襲五經博士張載閔中大儒與瀟
洛並重載裔孫亦應照例授世襲五經博士陝西巡
撫副都御史布哈疏請以載裔孫張夢熊應詔夢熊
未及襲而卒以其子從先為博士

先忠勤公家訓

先高祖涑川公登嘉靖辛丑進士為貴州參議以王事
歿於黔贈太僕寺少卿子六人長贈布政使之翰次
戶部左侍郎贈尚書諱之垣即先曾祖也次戶部員
外郎之輔次淮安府同知之城次浙江按察使之猷
次高陽知縣之棟公教諸子最嚴家訓云所存者必
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
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

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
遠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
汝言也諾之而已矣今刻石忠勤祠中先祖方伯公
督不肖兄弟恒舉此訓廳事屏壁間亦皆書之

瑣錄

尹直瑣錄極詆尹恭簡公是予頃閱月山叢談已錄
其說二公非正瞭然可見又駱兩溪文盛南野雜談云
吳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
瑕而尹直瑣錄肆其醜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
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但駱議梅聖俞以私

憾作碧雲駮毀范文正公則非是碧雲駮出魏泰之
手假名聖俞耳泰即作東軒筆錄者

石經孟子

喬三石作石經記恨獨無孟子謂自開成至今七百年
無好事及此者近賈中丞漢復始為補刻以成完書

擁書萬卷

已上池北偶談

擁書萬餘卷即無假百城李謚行書數十卷當不易千駟

劉畫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于世不易存景之千駟也

說備

劉原甫博識

劉原甫以博物稱有得端硯者刻云天寶八年冬端州

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原甫見之大笑曰天寶安得有
年自天寶即稱載矣且是時州皆名郡刺史皆為大
守以刻何為者其人不敵復出或得古鐵刀以獻公
曰此赫連勃、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果得之
夏故地又或遺之玉印文曰周惡夫印公曰以漢條
侯者蓋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縮孫封亞谷侯漢
書作惡谷是也夫欲物色真贗信非精博不能今之
骨董多以贗亂真如宋人寶燕石者不少正緣世無
博物君子耳

孟子

孟子七篇與六籍並傳乃世儒輒相指謫若王充刺孟
馮休刪孟司馬公疑孟李泰伯非孟晁以道詆孟黃
次伋評孟即人持一說終是席上腐議耳孟子嘗曰
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蓋力為當時解嘲詎意一
腔不得已之衷猶不得諒有如王充諸人者

行李

左傳晉使子貢謂鄭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
告于寡人

行李謂人也

姓名

楊王孫漢書不載其名而西京雜記載之

名東方朔史

漢不載其姓而論衡載之姓

温公

温公作資治通鑑成讀者未終一帙已欠伸思睡惟王
勝之益能閱終篇嗚呼作者心良苦祇為觀者招睡
魔作安觀其必傳也聞之虞翻海內有一知己者可
以不恨矣已其子雲知己乎王勝之其温公知己乎

顏子

顏子十八天下歸仁東漢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顏

家夙慧晚達成功則一

董仲舒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字
從我豈造文意邪

秦竇滔妻

秦竇滔妻蘇若蘭有織錦旋菑詩言止八百耳唐則天
氏記云可讀二百餘篇宋楊文公題曰千詩織就迴
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堪是可讀千首矣又起宗和
尚細繹是編分為七菑一百四十七段得三四五六
七言詩至三千七百首嗚呼異哉何物筭禕而濬蒺
巧心一至是耶此從來騷人才士所不能庶幾萬一
者蓋閨房之秀屬意鑄詞既得以尚精神况出之如

極情汲勢不得不標奇闢捷窮工妙絕而後已固宜
杼彤管于一時垂不朽于來禊也夫亦不偶矣

品藻

世之秉人倫鑒識者謂之品藻案南粵志品藻皆名一
名品落以落形如品也又爾雅翼藻生水底橫陳于
水若自深濯然埤雅藻水草之有文者字從深言自
潔如藻也監于水者如藻上浮瑩潔易見人鑒之名
品藻倘取義于是乎

肉譜

唐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

隋唐嘉祐
作肉譜舊

唐書作行譜又虞
世南習之人物志

宋韓溥博學善持論詳練臺閣故

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壘可聽號為近世肉譜

裴晉公

人知王右軍蘭亭修禊為盛事不知裴晉公洛濱修禊
其勝不減蘭亭所集少長似覺過之

曾參

曾點使曾參過期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
曰彼雖畏吾存夫安敢畏孔子畏于匡顏淵後孔子
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于
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

春秋

氏可為論語回視予猶

父之證

已上說備

宋秘閣書籍

高麗王秋七月

元祐元年

遣使賜王書籍四千三百七

十一冊皆宋秘閣所藏因洪滄奏也

東國通鑑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以六者皆有坎

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巾箱五經

齊鈞宣禮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于巾箱中

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

蠅頭細書別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

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求不忘諸王聞而爭效為巾箱

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南史

刻燭

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

刻一寸以此為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

何難之有乃與令指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

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

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

璧書籍妄耳徐黃高平人有學行父策祖位秘書監

嘗有罪繫獄且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
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左方

左方謂簡冊之左唐書亦有此語

芥隱筆記

張玄

晉書謝安傳謝玄北伐苻堅下邳云安與玄圍碁玄上
去一張字讀者知為何玄耶按張玄與謝玄同名人
號南北二玄

沈禪

遂

遂與歲通用史記註引陸賈楚漢春煠云三老董公八
十二遂封為成侯遂即歲也又古作𡗗

措大

今人不知措大之說李濟翁載四說其一以士人貧居
新鄭之野以驢負醋而鬻邑人指其醋馱而名之又
曰鄭有醋溝士人多居其溝州之東以甲乙名族故
曰醋大皆自鄭地起也濟翁以為皆謬曰謂其能舉
措大事而已

已上沈禪

殿試

殿試唐武后天授元年始

群碎錄

孝徑

隋時有稱得古文孝經者其間與今文增減異同率不
過一二字而文勢曾不若今文之從順以許慎說文
所引及桓譚新論所言考證又皆不合決非漢世孔
壁中之古文也許慎學序云其稱論語孝經皆古
文也今案說文居字劉炫本增此一字妄矣又桓譚言
古文千八百七十二字與今文者四百餘字今案
劉炫本止有千八百七字多於今文者八字除增闕門
一章二字以今文外與今文異者僅二十餘字其所增
或一二字以今文徒為欠羨其所減多是句末也

胡三省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天台人博學能文章尤篤於史學

登宋寶祐四年進士德祐元年以賈似道辟從軍蕪

湖言輒不用及師潰聞道歸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

通鑑音註及釋文辨誤百餘卷今行於世按注中凡

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

七卷蓋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

今大元遼陽府二縣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

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八卷順州下曰陳元觀

云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八卷建州下曰陳元觀

云地故書元領建平永霸二縣屬大定府路以宋無

宣王史記邾有源流温公正憑已上群碎錄

老學

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斗始來遊學猶為碩

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以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墻亦為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圖書集成

顏氏家訓

圖書集成書面用黃色絹兩畔綴皆經部書面用綠色絹中一層畫史部書面用紅色絹上一層左子右集子書面用玉色絹集用藕合色絹其書帙多者用楠木作函貯之其一本二本者用楠木版一片夾之束之以帶：上有環結之使牢

揚州畫舫錄

崔子玉座右銘

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座右銘曰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德心而後動劉熙孟子子謗議庸何傷庸常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在涅貴不淄暖暖昧內含光暱昧兒柔弱生之徒老子老氏誠別疆行之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言庸人為別強之志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之自芬之

文選

魯魚虛虎

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詭曰書三寫魚成魯虛
成虎

抱朴子

書社

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人
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
非必長之里，朱子疑書社七百里無此理，愚謂以史
遷屬辭之不善耳。當云書社七百如左傳書社五百
荀子書社三百之云，則無疑矣。

解黨晉考

敬空

前世風俗卑者，致書於所尊者，但批帑尾答之曰反
故人謂之批反。如官司批狀詔書批答之類，故帑尾
多作敬空字，自謂不敢抗敵，但空帑尾以待批反耳。
尊者亦自處不疑，不務過敬。前世書啓甚簡，亦少用
聯幅者。後世虛文浸繁，無昔人款款之情。此風極可
惜也。

夢溪筆談

雌黃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嘗校改字之法
刮洗則傷帑，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沒塗，數遍
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浸則滅，仍久而不脫。古人謂之
鈇黃，蓋用之有素矣。

四館藏書

前世藏書多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秘閣凡
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
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八員雜讐四館
書給吏百人悉以黃布為大冊寫之自此私家不敢
輒藏校讎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而罷

活板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後
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
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
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臘和漆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
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待就
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
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
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終
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
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有
重複者不用則以帑帖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
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
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

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
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後其印為群從所得至今保藏
死犬工拙文

往歲士人多尚對偶為文穆修張景輩始為平文當時
謂之古文穆張嘗同造朝待且于東華門外方論文
次適見有奔馬踐死一犬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
穆脩曰馬逸有黃犬過蹄而斃張景曰有犬死奔馬
之下時文體新寢二人之語皆拙澀當時已謂之工
傳之至今

己上夢溪筆談

更名復姓

洪武三年令官吏人等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
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相犯者悉更之

祝文

大明會典

維 年歲次 月 朔 日 皇帝御名謹告于 先

遣集以為進修茲於明日春秋開講學伏維默運神機

覺我後學俾誠正之功不替庶治平之至可臻而聖

道永有霑民之惠矣特用奠告惟聖師鑒焉謹告先

師孔子

釋菜附

國初詔正諸神封號惟孔子封爵特

仍其舊每歲二丁傳制遣官祭于國學每月朔望遣

內臣降香朔日則祭酒行釋菜禮洪武四年令進士

釋褐詣國學行釋菜禮十五年始詔天下儒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

又

維洪武 年歲次 月 朔 日 皇帝遣具官某致

祭于大成至聖文宣王先師及四配改定惟王今日

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謹以牲帛

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充國復聖公

顏邠國宗聖公曾洙國述聖公子鄒國亞聖公子孟配

尚享

番夷翻譯文字

永樂五年設四夷館內分八館曰韃靼女直西番西天

回、百夷高昌緬甸選國子監生習譯宣德元年兼

選官民子弟委官為教師本院學士稽考課程後內

閣委官提督弘治初奏准科目出身四品以上官二

員提督其官生公會按月從本院印給仍繳送稽考

及食糧授職從吏禮二部奏會內閣出題考試中否

仍從諛部奏請施行正德六年增設八百館萬曆七

年增設暹羅館取本國人為教師選世業子弟習學

御寶

御寶二十四顆舊製十七顆皇帝奉天之寶 皇帝行之寶 皇帝之寶 皇帝信

室室 天子之室 廣運之室 天子信室 制浩之
親之室 皇帝親之室 敬天勤民之室 表章
經史之室 欽文之室

又

嘉靖十八年新製七顆受奉天命之室 大明天子室 大明

垂列之室 勅命正萬民之室 討罪 已上大明會典

漢高大風歌

漢高祖定天下置酒沛中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一酣
擊筇歌云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
得猛士守四方至漢武帝幸河東祠後土中流與群
臣飲讌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

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沈樓船
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炭擢歌喧樂
極兮哀情多少壯筵時兮奈老何唐溪詩話云高帝
大風歌不事華藻而氣槩遠大真英主也武帝秋風
詞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語故末年筵至於憂魏武
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道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
朝以後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道也

宋藝祖日詩

羣談採餘

宋藝祖皇帝嘗有詠日詩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總到中
天萬國明大哉言乎撥亂反正見於詩矣初上微時

客有詠初日詩者語雖工而淺陋上可不喜其人請
上詠之上即應聲而作曰太陽初出光赫々千山萬
山如火燄一輪頃刻上天衢逐逐衆星與殘月蓋宋
朝以火德王天下故登極之後僭竊之國以次削平
混一之志先形於言規模宏遠矣

惜花吟

惜花吟昨日看花々滿枝朱々紫々團臙脂今日看花
花滿地班々點々成塵泥人生富貴春花耳不足悲
兮不足喜一榮一瘁瞬息間白頭翁是紅顏子對花
對花醉且歌造化不出大圈裏

明太祖聯

大明初克婺州於城樓立大旗二親書對聯云山河奄
有中華地日月重開一統天帝王氣象見矣

冊制詔勅誥

天子下書於臣民有五一日冊二曰制三曰詔四曰勅
五曰誥臣民上書於天子有四一日章二曰奏三曰
表四曰駁議

三教像贊

宋寧宗時金國主畱其像遣使至學士院求贊皆難於
着筆真西山書云像貌欽々人面獸心聖人出矣汝

當歸矣陰山之陰又持三教像求贊上坐老子與釋迦講法以孔聖拜于下西山又題云老子喜談清虛釋迦專說濶刺孔子聞之笑倒于地

文天祥像贊

正統間于謙補錢唐太學生時家有文天祥像一幅懸置座側為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狗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動天地倭谷褒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羈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面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悔銘

宋寇準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過時悔見事不明用時悔醉後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銘可為終身之用

布衾銘

宋范堯夫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袍之溫名教之樂道義之尊求之甚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為獨夫君子以儉為德小人以侈喪軀然

則斯衾之陋吾人其可忽諸

白樂天坐右銘

白居易座右銘曰勿慕富與貴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有取舍此外無踈親脩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真養內不貴外動率義與仁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見他人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勉身歿賂後昆

聶大年座右銘

臨川聶東軒大年座右銘云短不可護之則終短長不可矜之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好方用晦如則天下莫與爭智為謙則天下莫與爭強多言者老氏所戒欲訥者仲尼所戒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為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必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示警戒盤盂而過防豈若常存於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書燈銘

書燈銘武子聚螢孫康映雪之固易消螢亦易滅惟茲

銀缸不疾其光黃簾綠幕永夜煌々經史在右子籍
在左如或不勤負以燈火

貪民詩滿囊

正統間東莞令盧秉安蒞任十九年清操不易臨行不
受士民一物惟受士民之詩乃自賦一詩云不貪自
古人為寶今日貪民詩滿囊十有九年官劇邑幸無
一失掛心腸

韓文公應試

韓昌黎應試題顏子不遷怒不貳過論主試官乃陸宣
公也初閱昌黎卷點之不取次年復試是題陸費公
復主試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宣公奇其文以為
莫及遂首薦夫昌黎之論一也宣公之閱一也胡前
遇異科場鬼神之神託信然

溫公七歲

司馬光七歲聞講左氏春秋退與家人講即了其義年
十五書無不通五歲時婢子代脫胡桃皮誑言自脫
先公訶之曰小子何得謬語光自是不欺於人

朱子五歲

朱晦菴幼有異稟五歲入小學始誦孝經即了其大義
書八字於上曰若不如以便不成人與群兒遊獨以

沙列八卦象詳觀側玩又嘗指日問於吏部曰日何
所附曰附於天又問天何所附吏部奇之

陸象山五歲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生有異稟端重不伐究心典籍
見於躬行幼不戲弄動靜如成人三四歲時侍父賀
行遇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
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五歲讀書帝隅無捲摺讀不
苟簡勤於及索嘗曰終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
傷我者

東坡遺墨

東坡諱僖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叢竹醜石甚奇
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監臨以帟糊壁
全堵脫而龕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闕古堂中平原
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卯之火焚右文殿
道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過
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丐坡題梁坡欣然援
筆右梁題歲月左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神主歛時
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
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
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

壁坡暇日題寫數遍後黨禍作凡坡之遺墨所在搜
毀寺僧以厚帑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
詔求蘇黃墨跡時僧死久矣一老頭陀知之以告郡
守除去漆帑字畫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陀
得祠曹牒為僧

柳公權與文宗論詩

李石柳公權俱與唐文宗論詩李石云人生不滿百常
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暗時多也何不秉
燭遊勸之照也古人作詩之意未必如此但人臣進
言要當如是及文宗有人皆苦炎熱我愛憂日長之
句公權但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而已殊不寓
規諫之意何也蓋責文宗享殿閣之涼而不知人間
之苦所以譏之深矣曉人豈不當如是乎

宋錢氏使宅魚

宋錢氏武肅王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
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為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
間有蟠溪垂釣畷武肅王索詩賦曰呂望當年展廟
謨直鈎鈎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頭供使
宅魚武肅大笑遂蠲其征

劉基郁離子

誠意伯劉公基當元末應進士舉授高安縣丞有惠政
沉汨下僚不得志再參賓幕卒不合棄官屏居青田
山中著書名郁離子凡十卷十八章一百九十五條
本仁義道德之懿明吉凶成敗之幾遠利尚誠慎微
審勢而於脩身正紀用賢治民之說詳焉謂之郁離
者蓋離為火文明之象郁文盛言能用之可以成盛
美文明之治也值明興佐真主以偉畧宏謨籌策惟
帳翊贊昌運疏封開國為文臣榮寵之極自草昧迄
今鮮有儼者不尤難乎論者謂公之事業具于書元
之所以亡公之書見于事業以皇明之所以興其用
舍係天下之興亡如此則是書之閔亦重矣公所著
有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

聽謔詩

世傳聽謔詩云謔言謹莫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
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
骨肉聽之絕堂之八尺軀莫聽三寸舌之上有龍泉
殺人不見血不知何人所作詞意明切

夫子家兒不識罵

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闢化使然也鄭
康成嘗怒一婢曳之連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為乎泥

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豈非其文字沿丐之力耶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柔白皮者從而假之易稱得僮僕貞以固德化之所致也柳公綽仲郢家法著聞唐世小說傳柳氏嘗出一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間主翁於廳事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駙會議價婢於窓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眠柳家卽豈恐更事買絹郎也柳之家法清高不為塵垢卑賤而婢化之如此雖今士大夫妻有此見識者少矣宋人記一事云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厨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厨中縷葱絲者也此事昔人特記以資笑譔耳今合柳家婢觀之不能無感家國天下一也蔡京之敗壞天下何怪哉柳蔡俱宰相其美惡相去天淵至其婢人亦自不同彼其內之為子弟外之為門生故吏如之何其復有同耶繆彤掩戶自槌之言信有志者所當省也

歐公族譜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礼家之宗番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

者皆畧而不著蓋慎之也後之為譜者當錯錄而憲章可也

唐王叡作解昭君怨詞

大凡人遭困悞失意時當反顧回思不然便齟齬不堪矣唐王叡作解昭君怨詞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尤明主遣和親當時若不嫁胡虜祇是宮中一舞人會此可以處窮矣黃廷堅云余謫處宜州半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閩城中乃抱被入宿於城外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聒不堪其憂余以為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之又可不堪其憂耶黃公之言可謂達矣又高季迪明妃詞云妾語還憑歸使傳妾身沒虜不須憐願君莫殺毛延壽雷盡商岩夢裏賢

曹操疑冢詩

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俞應符有詩題之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餘機到土壑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盡羨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屍亦詩之斧鉞也後七修彙稿云予則以為孺子之見耳使曹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專在於疑

冢我多設以疑人矣然始為疑冢者孔林也

化書

家有化書一冊云宋齊丘撰宋學士景濬諸子辨云齊丘子六卷一名化書世傳為偽唐宋齊丘子嵩作非也作者終南山隱者譚峭景昇齊丘竊之者也後見一書有云景昇因浙三茅道過金陵見宋齊丘出化書授之曰予是書之化々無窮願子序而傳之後世齊丘以酒飲景昇雪之甚醉以革囊裹景昇縫之投深淵中奪此以為己書作序傳世後有隱者漁淵獲革囊剖而視之一人齁睡囊中漁者大呼乃覺問其姓名曰我譚景昇也宋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曾無行乎漁者答曰化書行之久矣景昇曰化書若行不復人世矣吾睡以囊中得大休歇煩君將吾囊再縫而復投斯淵是亦願望漁者如其言再沉之齊丘後為唐相不得其死宜哉以記齊丘奪書頗詳而似涉怪誕化書道藏中亦有之云真人譚景昇撰沉淵事若信有之景昇真所謂真人耶

諂媚

人之操行不可不慎一失其守則終身莫贖雖一言一字難以假借於人也如范增之從項羽蘓子論之詳

矣錢仲舉詩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臣父作謀臣
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楊雄之女太史
公予之過矣劉後村詩云執戟浮沉亦未迂無端著
論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罔被人書莽大夫方秋
岩咏張華詩曰堪咲張華死不休徒精象緯古無儔
中台星折何曾識祇識龍泉動斗牛以可謂詩史矣

趙師為雞犬聲

韓侂胄作南園於吳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
茅舍宛然田家氣象韓嘗游其間甚喜曰撰得絕似
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雞犬聲令人
視之乃府尹趙師霁所為也侂胄大笑蓋親愛之昔
孟嘗君得客作雞犬而脫患難後人且議所得止雞
犬之士今趙如以是一禽獸也標其題曰只消三寸
舌做得萬般聲大學士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
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剗及胄敗有
人贈之謹詞云侍郎自號東牆曾學犬吠村庄今日
不須搖尾且尋土洞深藏噫今之搖尾乞憐苟求榮
達者觀以豈無愧乎

文丞相

顏記一紀聞云文丞相一子至元中出仕行數驛即死

人挽之云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閒讀史各君臣其意
蓋以王良不西坐之義責之蓋王深甫亦嘗以責
侍中矣要之不失為正論也已丞相之子即元仁宗
皇慶中集賢直學士陞云至元中誤也陞任不二三
年奉使卒於贛州道中耳然元文敏公為作神道碑
謂其生也無嫌而死又無憾銘亦云翼子服如不
見克昔也天民無戾天德今也帝臣允由帝則彼不
達人小中闕暇嘗試大觀萬物皆暫存者奚哀遊者
奚憾其說似與挽者之意弗同覽者詳之

文々山死宋而其弟辟号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

云江南見一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
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迨元遑慶中丞相子陞
仕為集賢學士奉使贛州道卒時有挽之者云地
下脩文同父子人閒讀史各君臣由是言之天下
是非之顯然者在當時固已定矣初無俟於百年
也先丞相之子道生佛生皆流離中死亡治命以
陞為後按陞為辟之子則陞之失其本心者有自
矣此與前章相異并錄以俟知者

又

文々山天祥畱中齋夢炎一狀元宰相未後結果不

同流芳遺莫較然可見陳靜觀冝中客死暹羅雖免
作北臣而視從容就義者有間矣陳如心文龍舉義
就擒尤得其死方蛟峰逢辰德祐屢召不起持父服
終其身尚得為全人也文山在獄中元翰林學士王
磐以詩哭云當今不殺文丞相云々見新詩中齋自
北歸過嚴陵就養於其子府判者何潛齋遺之詩曰
昆明灰劫化塵緇夢裏功名黍一炊鍾子不將南採
凌庾公空抱北臣悲歸來眼底湖山在老去心期浙
水知白髮門生憐未死青衫畱得裹遺尸
不忠長壽可哀

至元丙子淮南閩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右丞至乙卯
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古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
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八十三
何不七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昔宋褚淵身
事二姓弟炤嘆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是一名士
德不昌令有期願之壽哀哉

秦王伯顏

元至正間秦王伯顏專權凌法謀為不軌貶嶺南道江
西死于薦福寺有人以詩吊之曰人臣位極更封王
欲逞聰明亂舊章一死有誰為孝子九泉無面見先

生輔秦應已如商鞅舜漢終難及子房虎視南人如
草芥天教遺臭在南荒

晉人疑解

晉世祖老莊而王坦之獨作廣莊論以排之晉世尚虛
無而裴逸民獨作崇有論以反之晉世信鬼神而阮
宣子獨作無鬼論以覺之晉世重勢利而顧顛之獨
作定命論以嘲之晉世嗜貨幣而魯褒獨作錢神論
以譏之晉世寡廉讓而劉寔獨作崇讓論以激之此
立波濤之中而思迴狂瀾於既倒賢於王夷甫諸人
遠矣孰云中流砥柱止一嵇士行也

芸閣

芸閣漢武帝藏書之所以芸草辟蠹

畫書印

畫書古人皆以銅鑄至元末會稽王冕以花乳石刻天
下畫宗之或用象牙

已上群英採餘

類輯禮樂書詳文

廣東巡按御史李 牌行提學道廣州府儒學教授董
某購有文廟禮樂志文廟樂編及邵儲古樂義諸書
選儒童教習樂舞一時祀典犁然端正可謂千載一
時相應合選諸書何者為全或以有而彼無應採或

異名而同實應刪類為一部派各府梓行等因轉行到學本學教授董某看得文廟禮樂志樂編同出潘密之手而互有詳畧禮樂志雖談樂舞不如樂編之詳顧其中樂器音律形製總序及黃鐘或問四清聲或問極為詳妥此又樂編所無者又禮樂志獨冠國朝事例雖重時制而歷代祀典闕無委源監古知今恐亦明時所不廢也其孔子世家節取史記失之太畧諸子小傳亦多踈舛末載嘉靖九年祀典集議旁及文移瑣語失之太繁以上數項俱當為之刪定職不揣其愚妄加考究尊聖諸書日夜纂集謬作歷代

崇祀志以代事例作孔子年譜以代世家更定顏子曾子思孟子閔子冉伯牛仲弓宰予端木子冉子有子路子游子夏子張濬臺子原思子南宮子漆雕子巫馬子許子宓子不齊公子季次樊子遲公西華子公羊子陸子及國朝胡子陳子啓聖從祀孟孫氏周輔成氏小傳凡二十九刪去祀典集議不切要者三之一類作禮部凡三卷其樂編所載事例已畧備歷代崇祀志及集議中而冠以樂器音律形製總序其餘樂舞畧既悉依樂編至黃鐘四清聲二或問皆附卷末類為樂部凡三卷合之共六卷彙成全書

至于邵儲樂書所論舞以五行八風為主極為有見
但不切于文廟未敢輒附理合繳報云々

崇相集

選教樂生議

看得聖廟雅樂不作久矣無論五音從律即琴瑟笙簧
等器委之道流素未調習丁祭觀樂只以空手撲弄
真同見戲夫琴陽而瑟陰也故游魚出聽六馬仰秣
風雨來而玄鶴舞音之所感不失其類也以可令猥
流為之乎彼未鼓一絃未識一操勉強應命括索雀
錢二丁而來一麾而散應者既苦其煩聽者不聞其
響無樂可也為用是錄羊為職于去秋曾稟學道幣

聘本學生員戴科岑用宋考文廟樂志教習童生十
二人琴瑟已諳試之丁祭已有可觀而笙簫等樂歌
舞之節仍須教習顧大樂久廢一旦擇人教成若不
微加作興終于散去仍歸道流則是今日所為幣聘
教習徒為一時耳目之觀無益也合無限定人數習
成效勞者許作樂生免其縣考有進則補庶幾士心
競勸大樂永不廢墜云

鄉賢名宦神牌議

看得先賢先儒及名宦鄉賢牌位向多失落非獨蛀朽
蓋緣門牆不固無賴惡少穴入時竊為炊爨用職已

三次捐銀補完隨補隨失又令生員何大襄馬元震查補名宦鄉賢神牌三十九位俱于丁前三日奉安矣但原造神牌俱不如式今以文廟禮樂志格之多係僭越而鄉賢子孫莫不欲隆重其祖高至數尺字多塗金以之夫子神牌恐不能勝此非所以安鄉賢之靈也子曰祭之以禮子孫即欲致隆其祖當自家廟為之奈何于先聖先賢羅列之地獨為高大之神牌以相壓為勝乎謂宜一如禮樂志名宦鄉賢神位高皆一尺二寸字皆墨為是

韓柳文評

古今非無作者然皆以文為文韓柳二公獨尊其名曰道而其指必出入六經六藝而後文之用始大自魏晉六朝涉唐之中葉五百六十餘年皆以綺靡為習獨韓公一掃而更之直超前古屹々三十餘年不顧非笑而始有就柳公初沿旧體永州以後乃能肆力此道與韓頡頏自二公出而後文之超始正韓公之才長於刻画人物翻覆事情指次道要不詭於聖人柳公之才長於刻画山水創設論駁旁通禪乘時有超絕之語韓脫胎於司馬遷而無其跡柳似取材於仁明而跡時露焉故韓文渾深柳文庸悍韓古而圓

柳古而驚韓之序柳之山水游記絕出前後各不能
兼韓書多逸柳書多愴韓議論原辨多能羽翼經術
而柳乃翻案出奇韓之銘傳馳驅史漢而別出爐錘
柳之佳者乃能為古澹奇響以其大較也予觀二公
所自揭為文指趣與其所用力可謂艱且大矣韓排
衆而獨復柳柳才而反則皆具有絕世之力一以貫
道為事而力與之終始其志邈故其功深其取途遠
故其樹立獨其畜富故多奇而善寢而又勤求經術
以灌溉滋澤業成而不懈於乎以其所以能卓立千
古歟後之人其毋易言文也

己上崇相集

武英殿活字板

武英殿活字板處在西華門外北長街路東○長元按
活字板向係銅鑄為印畱書集成而設康熙中欽定
古今畱書集成總一萬卷凡三十二典曰乾象典歲
功典歷法典庶徵典坤輿典職方典山川典邊裔典
皇極典宮闈典官常典家範典交誼典氏族典人事
典閨媛典藝術典神異典禽蟲典草木典經籍典學
行典文學典字學典選舉典銓衡典食貨典禮儀典
樂律典戎政典祥刑典考工典每典復分門類共為
部六千一百有九計書五百二十函又目錄二函年

久銅字殘缺過半乾隆三十八年易以木字印四庫書應刊樣本賜名聚珍有

宸垣藏書

徵天下遺書

御製詩詔徵天下遺書共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五種

內重復者二千七種舊存明代永樂大典殘缺幾半命詞臣

分類纂出整書八十五種散片古書殘缺二百八十

四種分存書存目二項纂輯提要以該一書大旨按

期輪進書之佳者皆蒙御製題詞以冠簡首其四部

條目與前代稍異經部十類曰易曰書曰詩曰禮曰

春秋曰樂曰孝經曰四書曰總經解曰小學易類別

卜筮入子部術數禮類別歷代儀注入史部故事樂

類別宮調絲竹譜小學類別八法俱入子部藝術史

部十五類曰正史曰編年曰詔令奏議曰別史曰雜

史曰傳記曰史鈔曰載記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

政書曰目錄曰史評雜史類別瑣碎記錄入子部小

說雜家子部十四類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農家

曰醫家曰天文算法曰術數曰藝術曰譜錄曰雜家

曰類書曰小說曰釋家曰道家集部五類曰楚詞曰

別集曰總集曰詩文評曰詞曲其編錄叙次遵論經

首易注史首史記子首老子集依時代而聖祖世宗

皇上御製集冠于本朝集首每庫繕寫四分倣浙江

范氏天一閣式建文淵在大文源園明文津在熱文

湖在盛京四閣貯之並有御製記又擇其精醇為薈要

計全書三之一繕寫二分一藏大內一藏圓明園凡

編錄十三年告竣四庫共存書三千四百六十種計

七萬五千八百五十四卷輯簡明目錄以便稽覽底

本仍貯翰林院內其辦理臣工暨保舉紳士仰邀恩

賚優叙自具館錄茲不贅焉康熙間考取博學鴻詞

五十人同授翰林官訖有問閻百詩此中人物云何

閻曰若吳任臣之博覽徐嘉炎之強記可稱二妙若

李因篤之杜撰故實汪琬之私造典禮恐亦未必有

三焉一時流傳以為口實

倒囊購書

張晴峯性曠達嘗為水部郎貪不能給一日貸錢舉火

過慈仁寺竟倒囊購書以歸陰然自適 宸垣識畧

祭蝗蟲文

維某年月日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希呂

謹以清酌之奠祭於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

之有天下也兢々畏々於事天治人之禮無不盡然

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所

鍾有不可得而違者則蝗災之來以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孽其子孫亦宜矣然嘗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於李唐太宗吞一蝗而衆蝗死嘗時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鏗炳明盪人耳目迨茲以為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於天性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老矣巨猾既勦以耘不萌不芽無所容跡嶺海吳蜀江淮荆湖之民薨連壤交仰事俯有熙々于々各得其所却視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々不侔則蝗災之來處以土食民之產以息其身以孽其子若孫其為不可亦

明矣且縣令受天子命采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為事則蝗災之與縣令又不得並居以土也道安豐而西北走四十里即北人之界彼其暴虐無道弑君弑母無所不有蝗災捨此而去彼誰為不可者今與蝗災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七日若七日不歸是終不肖歸矣是狃蕃夷之餘習以害我聖朝之善治夫狃蕃夷之餘習害聖朝之善治與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為民害者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螟之語唐相捕蝗之命以與蝗災從事必盡殺之廼止無俾遺種於茲邑蝗災有知其聽

縣令言

右文蓋學昌黎鱈魚文者也項傳得之附錄於此
生活

人言做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
共人同生活人問江霽兄弟群從王長史曰諸江皆
復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曰汝生活大可方今
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高識傳卷之十八終

